

**编者按**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为表彰长期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且贡献突出的优秀教师,学校组织了第九届校级教学名师评选工作,13位老师获“中山大学第九届教学

名师”荣誉称号。为鼓励教师立志做“大先生”,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我们特推出“教学名师”专题报道,通过讲述中大师的故事,发挥名师的榜样力量,营造教书育人的良好氛围。

## 曾昭式教授:冷门不“冷”,绝学不“绝”



曾昭式,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专职研究员,2016—2020年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2013—2017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逻辑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本报讯(记者/李岩、林乔慧)“有爱之人就是喜欢至少一个人的人;每个人都喜欢有爱之人,梁山伯喜欢祝英台,能否推出‘张飞喜欢刘备’?”这是在课堂上就能体验的推理,这就是《逻辑学导论》的课堂。逻辑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是对论证结构规则的研究。或许听起来枯燥又无趣,可是,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昭式老师将略显枯燥的逻辑与生动具体的实例结合,充分展现逻辑的趣味性。在欢声笑语中,将逻辑学的种子种在同学们的心中。

曾昭式老师长期从事冷门绝学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探索冷门学科特色,构建绝学课程体系,以科研促教学,服务学生主体。我们有幸旁听了曾老师《逻辑学导论》的课程并采访了他,将他的治学与教学之路呈现在大家面前。

### “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曾昭式的研究方向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特色是从哲学(思想)论证视角去思考中国古代逻辑和印度逻辑的类型、特征。作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他还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专职研究员,中国逻辑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逻辑学会中国逻辑史专业委员会、因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曾昭式老师对自己的治学之路这样概括道:在1995年之前,通过学习和借鉴前人的中国逻辑史观,展开专题研究,如对先秦“名”理论研究等。自1995年始,关注逻辑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其中,2012年前侧重于中国近现代逻辑史研究,2013至2017年则以先秦逻辑研究为主,2017年以来以佛教逻辑研究为重点。

“我是从哲学(思想)论证视角去思考中国古代逻辑和印度逻辑的类型、特征的,这种想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不断思索的过程。”曾老师的研究特色如其所言。

曾昭式老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化视野中的逻辑思潮研究”“基于跨文化互动下的中国近现代汉传因明研究”,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广义论证理论研究”“基于广义论证的先秦逻辑研究”;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重大研究专项项目:“唐代因明与佛学研究论”等6项,发表相关论文100余篇,著有《中国现代文化视野中的逻辑思潮》《先秦逻辑新论》等多部专著。其中,专著《先秦逻辑新论》提出先秦逻辑是一种“正名一用名”论证类型的观点,入选201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被列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学生阅读的推荐书单。

曾昭式老师对中国逻辑史界不同观点的反思也得到了国内外一些学者的肯定。国际汉学家、逻辑学家、德国海德堡大学“雅恩贝尔斯高等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约阿希姆科兹(Joachim Kurtz)教授对其评价甚高,他认为,“对于以现代术语来重释中国古代逻辑经典著作的研究方法,曾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几位能够对之进行批判反思的学者之一。”

谈及做学术应当具备何种特质或精神,他表示:“我很赞同这样一种说法,‘做学问贵在坚持。’其与智商高低关系不大,我虽愚钝,一直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能会取得一些小的成绩。”

### 带着学术思想进课堂

“大学教学不是照本宣科,需要有自己的思想深入课程里,课程选择还应分不同层级,由此建立的课程群,就有可能使得某位或某些学生进入你的研究领域。”

从学术思想进入逻辑学科,首先要有涵摄中国古代逻辑、佛教逻辑的逻辑观。而这正是曾昭式老师一直探索的问题。曾昭式老师认为他所主持的社科项目研究的背后实质上形成了自己的逻辑观念。将这些研究成果带入课堂,基于此展开讨论,是曾老师授课的特色之一,这便是以科研促教学。他在佛教逻辑、先秦逻辑领域发表的论文和几本专著都进入他的自编讲义中,成为教学内容的一部分。

同时,曾昭式老师认为教师还需要研究不同课程的特征。他所讲授的课程《逻辑学导论》《佛教逻辑概论》和之前讲授的《先秦逻辑导论》课程归属逻辑史,其中,《逻辑学导论》既是逻辑学科入门的基础课程,又具有西方逻辑史性质。

作为逻辑学“史”类课程而言,需要把握思想史中的逻辑史的不同。在这些“史”类课程里,又分为不同层级,其中《逻辑学导论》是基础,是课程群里第一级,其理论是《佛教逻辑概论》《先秦逻辑导论》课程内容的基础和比较对象,而后者又是培养此领域人才的保证。

以《逻辑学导论》这门课程为例,曾老师认为逻辑学教师都能讲授这门课,但做现代逻辑的和做逻辑史研究的理念有诸多差异,有些老师会偏重数学方法去讲,而他的讲授则偏重从哲学论证角度讲,会涉及文化、思想、哲学,再到逻辑学,举例也会偏

向哲学名著中的哲学论证。如此,便将学术思想带进了课堂。

曾昭式教授正在申报全校公选课《逻辑与哲学论证》,此课程适用非哲学系学生,其讲授内容概括性更强,兼理论与应用特征。

### 把课堂交给学生

“不同的课程有不同的特色,讲授方法不一。尽管方法不同,但是要把学生作为主体,使学生明白所授内容是共通的。”

曾昭式老师的《逻辑学导论》讲授,一开始通过回顾已讲授的课程,引出新内容,帮助学生形成知识间的串联;接着以生动的例子引出知识点,抛出问题与同学们互动,然后请同学们到黑板上或在纸上做题,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带动课堂气氛;通过引导学生独立完成一道道证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掌握知识,领会逻辑学的奇妙,整个课堂充实又有趣,让同学们收获满满。

在课程中,曾老师也常常走到同学们身边去,或提供思路指引,或指出缺乏严谨之处,或鼓励方式方法的多样性,师生交流过程中碰撞出思维的火花。如同曾老师所说,他的《逻辑学导论》课程讲授分为两步,用例子理解理论,然后再用逻辑理论作为方法去分析哲学经典著作的论证。《佛教逻辑概论》《先秦逻辑导论》则是从文本出发,从文本里衍生理论,然后求得其中的理论特质;再用佛教逻辑、先秦逻辑论式去分析佛教、中国古代哲学经典的论证。

### 和学生成为朋友

“如果老师与学生成为朋友、同行是最好的,可以互相讨论与鼓励,老师也需要给学生人生方向的指导。”

课堂上,曾昭式老师将治学科研的严谨带入教学,对同学们提出严格要求。“考试每一步写出推理论证结果给0.25分,而得出结果的理由给0.75分。”

课堂下,他耐心解答同学们的提问,与同学们畅聊班级和生活趣事,与学生交流人生思想、社会关怀。希望学生在具备扎实良好的基础学科知识的同时,要成为一个会思想的人。

如何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呢?读书,或许是很不错的选择。作为学生,读书,应该是我们的生活常态。在阅读中收获,不断拓宽知识面,提高认知能力;在阅读中思考,更多地了解世界,关心他人。曾昭式老师也对同学们抱有这样的期许,“希望学生能够融入我们的领域,坐下来,认真读书,如同郑燮言:‘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深信,在中大的读书生涯必会成就一个全新的自己。”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相信通过曾昭式老师及其团队的努力,越来越多的同学投身先秦逻辑、佛教逻辑领域中,冷门学科必将出现冷门不“冷”,绝学不“绝”的局面。

## 乔正平教授: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本报讯(记者/肖丽民)“几年前的教师节,有个孩子跑了三趟我的办公室,第三次才赶上我在,就是为了给我送一朵花,还有一封很长的信,信里讲了他在我的课堂上收获了什么。广东这天气,九月挺热的,看着孩子满头大汗,我真的很感动。”说起为什么热爱教学,乔正平首先说起的是学生带给他们的那些感动的瞬间。

采访中说起学生,乔老师经常不自觉就用到“孩子”这个词:“中大的孩子都很聪明”“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是乔老师给我们留下的第一印象。

这也是同事对她的印象。“有时候,隔着实验室的玻璃,看见她在指导学生做实验,我看到她满臉都是慈母笑,整个人洋溢着母性光辉。”同事说。

### “教书育人本身对我就是一件足够开心的事”

二十年间,还有无数温暖动人的瞬间,每一个学生弄懂知识时的笑颜、每一个学生找到兴趣时发光的眼神,这些瞬间犹如一粒粒珍珠,点点滴滴乔正平老师都珍藏心间。

“化学是一门研究物质变化的科学,是实验学科。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却能够了解自然,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能够站在巨人肩膀上,凝练前人知识并传授学生,为学生增添一个了解世界的角度,让我非常开心。”

想起可爱的學生,乔老师情不自禁地微笑:“只要有正向反馈,对我都是足够温暖,给我点阳光,我就灿烂。教书育人本身就是一件足够开心的事情。”

从教二十余年,也并非一直如此。最初新人的热情耗尽,到了第六个年头的时候,一丝疲惫感开始浮现。“那个时候,总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大部分学生的反馈。教学上虽然不敢倦怠,但是积极性不够了。”回忆当时,乔正平老师说。

“我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琢磨,才想明白了,如果学生不能用我们教的方式学,我们就需要用他们能学的方式教。我的教学还有那么大的提升空间,我有什么好抱怨的?”乔正平开始琢磨如何更好地改进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效果,促进师生良性互动。“慢慢地随着年龄的增长,不知不觉就把他们当成孩子了。”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点,我坚持认为能让学生把自己独特的优势放大就是教育的成功。学生的潜力是发现出来的,不是培养出来的。”这是乔正平老师在采访中经常说起的一句话。所以在,在教学

### “教学是我与学生共同创造的过程”

乔正平老师所教授的化学基础课,是在原子、分子水平上构建知识体系。而进入到这个层次,知识非常抽象,也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如何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乔正平老师别出心裁地设计了多种教学模型。让课程变得有趣、变得易懂,让学生真正有收获,是乔正平老师一直的追求。

一个平时很内敛的学生,喜笑溢于言表地主动表达:“上节课学了乔老师讲的内容,我画分子式和反应装置图,感觉就像在玩游戏一样了,真的太开心了!”

乔正平老师还将主动权交给学生,在课下制作重难点模型。“有时候学生会花费几天琢磨,通过自己亲身思考和实践,他们能够更清晰、更深刻地掌握与记忆这些重要的理论,对未来的学习也有帮助。”

还有学生因此兴趣盎然,主动请缨,在假期动手做出课堂之外新的模型。

“教学是我与学生共同创造的过程”。学生在动手制作模型时不仅限于传统模具,也会用到如超轻黏土等“Z世代”小时候玩过的新材料,用双色黏土捏出的各种电子云形状,为课堂注入新鲜活力。

不仅要“活学”,还要“活用”。乔正平老师还会让学生思考一些与实际生活密切关联的问题,例如暖宝宝的工作原理、物体的颜色与分子内电子的能量跃迁、火箭燃料的常见材料与性质……一个个有趣的问题,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更深入地理解物质构成与化学反应,培养学以致用的精神。

“我要感谢龚孟濂老师把我纳入到编纂教材的队伍中来。”回忆起最初开始编写教材的情境,乔正平老师充满感激。“有时候大家观点有分歧,我就会直截了当地讲出来,可以说是不太懂得委婉客气。但龚老师一直对我都是包容的,从来没有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礼貌,把我踢出教材编写队伍。大家开诚布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将教材编得更好。”

中大这种尊重科学、开放坦诚的沟通氛围一直在延续。当接力棒传给新一代的年轻老师时,乔正平老师也十分尊重现任成员的想法。当团队中有老师对现有理论表述提出质疑时,大家都是一同去查资料,追根溯源,最终厘清原委。

“培育学生的科学精神,教师应当身先士卒,从自己做起。”乔正平说。

“有的是因为早期翻译的问题,以讹传讹;还有



乔正平,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化学学院无机化学与材料研究所教授。工作期间获得中山大学师德建设积极分子称号,芙蓉奖教奖等个人奖项以及1次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各3次省级和校级教学成果奖等集体奖项。

因为知识在不断更新,需要修正迭代。发现教材需要改进的地方,这就是创新,也体现了这份工作的重要性,给了我成就感。”

所以,乔正平老师在编写教材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参考十余套英美国家与国内教材,比对他们的课程,在教学中不断改进。“学院和图书馆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在采购国内外教材上给予了我们充分的支持。”

“我要感谢龚孟濂老师把我纳入到编纂教材的队伍中来。”回忆起最初开始编写教材的情境,乔正平老师充满感激。“有时候大家观点有分歧,我就会直截了当地讲出来,可以说是不太懂得委婉客气。但龚老师一直对我都是包容的,从来没有说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礼貌,把我踢出教材编写队伍。大家开诚布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将教材编得更好。”

中大这种尊重科学、开放坦诚的沟通氛围一直在延续。当接力棒传给新一代的年轻老师时,乔正平老师也十分尊重现任成员的想法。当团队中有老师对现有理论表述提出质疑时,大家都是一同去查资料,追根溯源,最终厘清原委。

“培育学生的科学精神,教师应当身先士卒,从自己做起。”乔正平说。

## 项辉教授: 在野外实习中激发学生专业兴趣



项辉,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山大学第九届教学名师,广东省生物科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历任生物学系动物生理学教研室、生命科学学院生理学教研室主任、生理学与神经生物学研究室主任;曾任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副主任和生命科学学院主管教学副院长。

一个人、两个教研室、三门课——项辉教授在此期间,曾独力支撑了三年。

这么高负荷,他回想起来的,却更多的是反思:“那个时候教学还比较稚嫩,有很多不足,照本宣科,比较单调,很少考虑前沿研究进展,也不考虑趣味性,不会想着如何吸引学生。”

被表扬的黄超和毛思颖正是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15届本科生。“回想在中大实习的日子,生物学野外实习课程对我的影响很大,很多东西靠课本是没有办法体验的,只有自己亲身去野外感受才能真正有收获。”黄超博士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

项辉教授正是中山大学生物学野外实践教学体系项目的负责人之一。

### 野外实习——不负韶华行且知

“我对黄超的影响很小,主要是他自己感兴趣,愿意钻研。”谈起学生,项辉教授一如既往地温厚,简单几句话带过。从就读到留校,近40年浸润中大校园,谦逊严谨的学者气质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但简单几句话背后,却是很多“只做不说”的努力。

“生物学野外实习”是生命科学学院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为满足每年近300人规模的学生实习,项辉教授和同事组织的教学团队建设了黑石顶、大鹏半岛和珠海淇澳岛三个实习基地,涵盖华南热带亚热带陆地森林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并且根据三地的区域特点安排实习内容。

“生科学院的学生本科期间发表的文章,一半以上都是野外实习期间的发现和成果。”项辉教授说。通过野外实习,激发学生对专业的兴趣,锻炼动手能力,培养科研能力……而这样的效果,并不是简单地把学生带出去就能实现的。

“为了保证野外实习效果,我们建设了几个不同类型的实习基地。而且每次实习前,我们老师都要提前踩点好几次,方方面面都设计好,怎么安排活动和教学,怎么样照顾到不同的学生,甚至如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兼顾年轻人接捺不住到处跑的想法。”项辉教授说。

虽然这两年受疫情影响,打乱了野外实习的节奏,但是一套完整的野外实习机制已经基本建立:每年在三地进行动植物学和生态学相关内容的实习,保证了学生全面的基本训练,这在全国都是少有的。

项辉教授的教学团队注重资源收集,在多年的实习教学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的动植物资源图片,摄制了大量视频,构建了数字课程和生物学野外实习课程云平台,并已经连续三年在教学过程中使用,前后编写实习系列教材8部。

“涉及到实习,有些教材相对充分,有些还不足,不足的我们就自己编写。比如,中大的海洋生物学实习是一个特色,这方面的教材在国内相对来说空白,我们自己就编写了一本《滨海动物学野外实习指导》。”项辉教授说。

“我的硕士导师许实波老师在指导我们的时候,放手让我们去做,让我们自己查文献,找方法,探索条件,导师完全信任,人物财力全力支持我们。”

“博士导师龙康侯教授要求严格同时又很慈祥。有一次,给我们讲英文文献,让我们提炼文章的中心思想,我写的東西交上去,他一段话一段话抠,不对的地方就讲不对。这些我一直记得。直到今天,我指导自己学生的时候,都会有他的影子。”

“硕士一年级的时候,蒲堃院士给我们上课,很系统地给我们讲怎样写综述,布置了看文献、怎样做卡片,按照老师的教导很认真地完成了一篇综述,得到了98分的高分,这让我做科研的信心大增。”

“博士一年级,林浩然院士给我们讲动物学研究进展课程。那段时间我忙着做其他开发项目,有点应付,被林老师严厉批评,差点把我的学位课程打不及格,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深。此后,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我对自己负责的事情不敢再应付。”

博士毕业的那一年,项辉基本确定要留校了,导师要求他把所有即将要带的实验,必须从头到尾按照实验指导的要求,完整地做出来。

“只有自己去做,并且得出结果,而不是‘试一下,差不多得了’,才会注意到无数的细节,才会知道有哪些困难。尤其是一些难度高的实验,我反反复复做了好几次。老一辈的老师,很注重传帮带,利用一年的课余时间训练我,才敢把教学交给我,而这种精神我们也会传承给年轻的老师。”项辉说。

谈及今天的变,项辉教授充满信心:当时的仪器设备条件落后,一个实验都折腾很久。今天,中大对仪器和设备的投入很大,本科生的实验中心有很多前沿的设备,条件很优越,大家的学习和科研条件越来越好。

因此,项辉教授也有感而发,寄语学生:利用好中大的条件,只要有想法,就可以接触到你感兴趣的项目,要积极主动的找导师,寻找感兴趣的方向和目标,寻找项目,不要辜负中大提供的条件,不负韶华,勇攀高峰。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